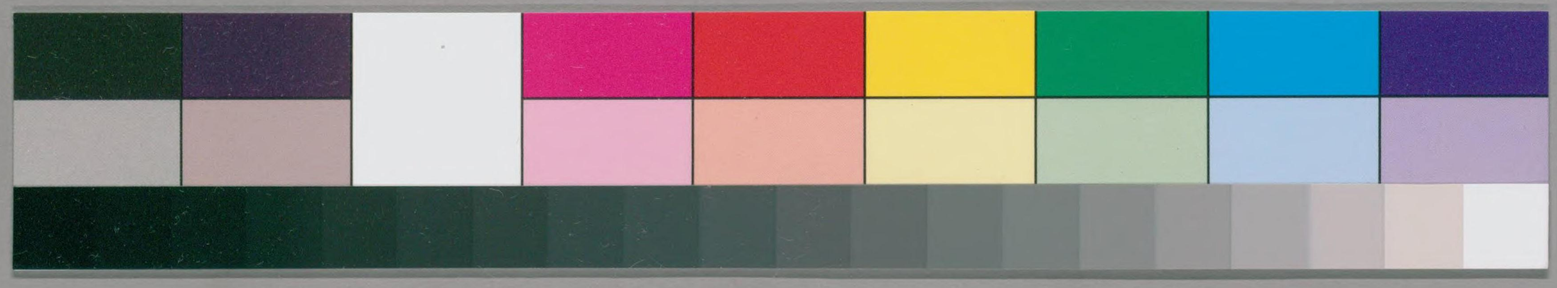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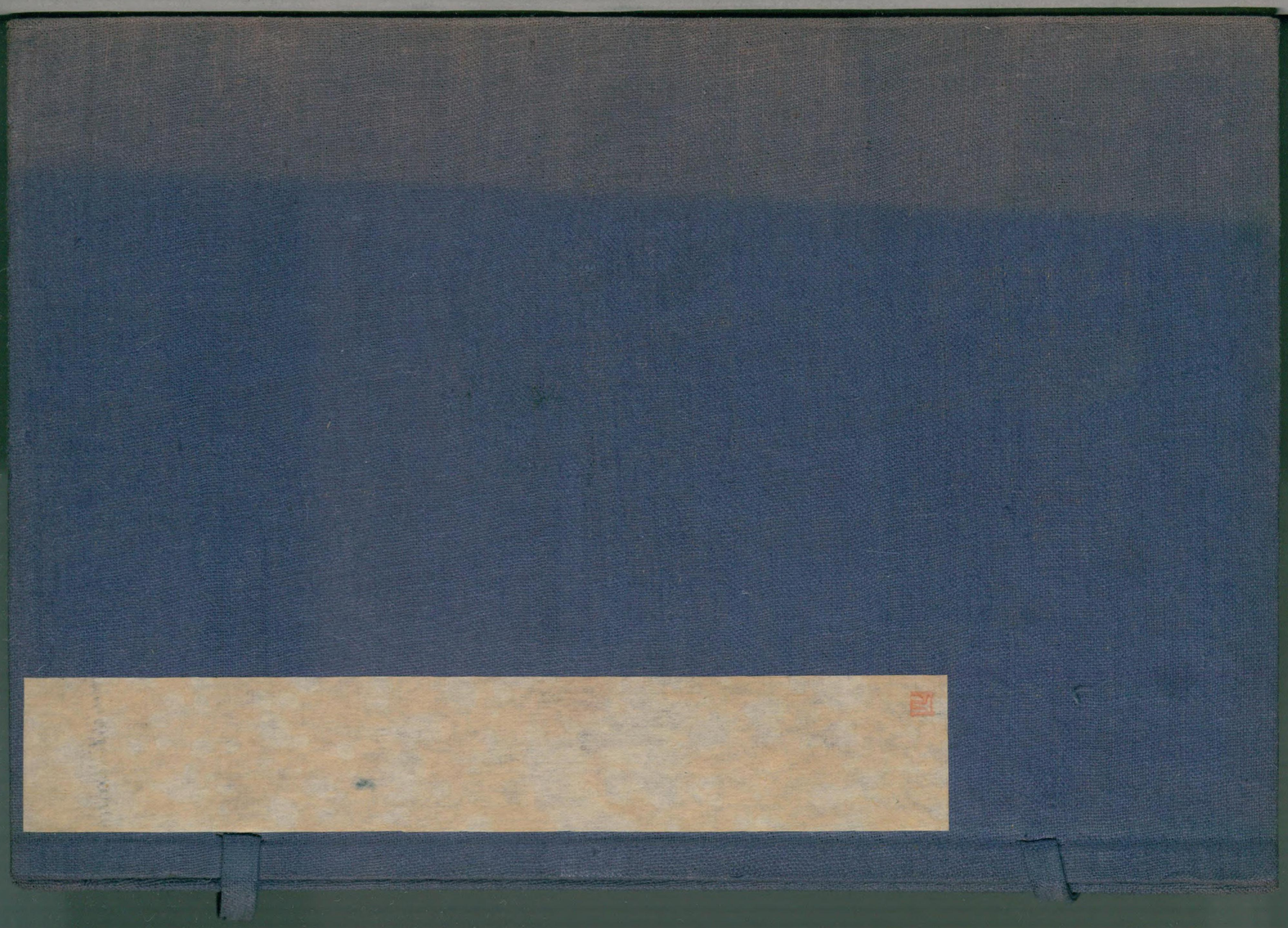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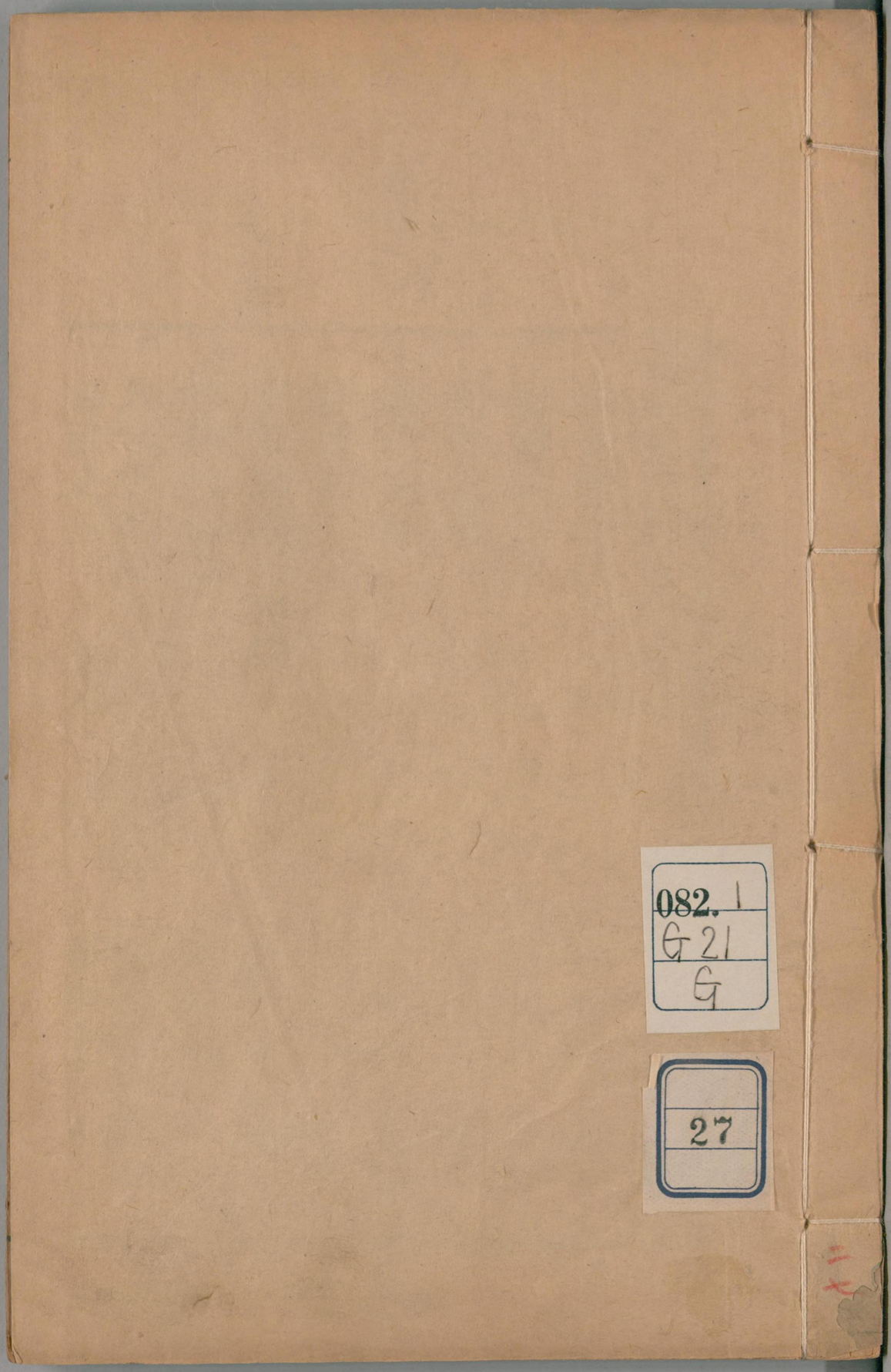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082.1
G21
G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藝海珠塵竹集目錄

春秋傳說例　宋劉敞
饗禮補亡　皇朝諸錦
魯齋述得　皇朝丁傳
唐史論斷　宋孫甫
滇載記　明楊慎
使俄羅斯行程錄　皇朝張鵬翮
外國竹枝詞　皇朝尤侗
異域竹枝詞　皇朝福慶
海潮說　皇朝周春

二十種

5685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三垣疏稿 明許譽卿
閩中海錯疏 明屠本畯等
伸蒙子 唐林慎思
廣成子解 宋蘇軾
二儀銘補註 皇朝梅文鼎
歷學苍問
蘇氏演義 唐蘇鶚
投甕隨筆 明姜南
風月堂雜識 同前
學圃餘力 同前
輞川詩鈔 皇朝王灃

春秋傳說例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宋慶歷間進士累
御史臺卒私謚公是先生有集六十卷尤長於
春秋有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
意林五卷春秋文權二卷
南滙 周鈺 庚西棱 經部春秋類

目錄

公卽位例 雪例 災例 閏例
例 使來例 竟狩例 師行例
盟會例 遇例 來朝
侵伐例 納例

降例　奔例　歸入例　以歸例　還復例　卒葬例　內女卒葬例　世子例　大夫例　大夫帥師例　大夫奔例　大夫歸入例　殺大夫例　遂例　弗不例　公卽位例

卽位則書正月未卽位則不書正月（原註定無正月是也繼正則書卽位繼故則不書卽位（原註閻僖）莊則不書王（原註桓無王）受命則書王不受命

雩例

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曾用天子之禮故曰大雩也雩得雨則曰雩不得雨則書旱矣書不雨見所害也（案劉敞春秋傳云一時不雨書之常也歷時而言不雨閔也有志乎民也附錄于此）

災例

春秋記災不記火火者人所爲也災者天所爲也天所爲故大之而記之人所爲則彼其焚者火之性耳是何足記也宣十六年宣榭災左氏以爲火非是昭九年陳災穀梁以爲火亦非是

盟會例

盟會皆君之禮也故微者之盟之會不志乎春秋春秋

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原註惡曹之盟二國大夫似俱微者其實非微者微者不志由大夫之盟始于此故貶稱人耳北杏之會五國大夫似俱微者其實非微者微者不志由大夫之會而後盟則書會（案此條有缺文攷劉敞春秋傳云盟者何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何約信命事而不殺也盟易爲或言會或言及直及也會又會也附錄于此）

遇例

公與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謂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

來朝例

諸侯朝用夷禮者名之朝而旅見者累數之禮不足者則不言朝也（原註介葛盧）夷狄之君雖來而朝猶不曰朝非以其不能朝也蓋曰不足以朝錄也

使來例

君遣再命大夫必以君使爲文由大夫尊故正其名也自一命而下微矣君不嫌使微者故不待稱君使也帥師則不言君使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使有常文自內出者皆曰如自外來者皆曰使內不言如外不言使使是謂專之（原註臧孫辰乞糴楚屈完來盟于師）其有所歸或曰來者來然後歸也（原註鄭伯使宛來歸祊）或不曰來者歸而不來也（原註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蒐狩例

春田曰蒐因以振旅夏田曰苗因以芟舍秋田曰獮因以治兵冬田曰狩因以大閱不得其地則書之不得其時則書之桓公大閱不得其時也莊公治兵亦不得其時也大蒐者大比也

師行例

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所謂尊者三命再命卿也所謂衆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也

侵伐例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我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我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

納例

諸侯有相納之道諸言納者納之是也其納不正雖與師旅不得與納之名衛侯朔齊侯昭是也

降例

降者其意也降之者不得已也降者猶得其國家者也降之者雖得其國家不列于諸侯矣遷者亦然案劉敞春秋傳云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附識于此

奔例

國君以仁義爲守以禮樂爲教以政刑爲法以賢智爲輔雖有強暴孰能亡之是以春秋諸侯之奔者莫曰人逐之而曰自亡也故諸言奔者將必治其罪則正言其名正言其名有所不通是以諱所尊則曰居（原註天王居）諱所親則曰孫諱所賢則曰去大去大者將遜于位之意也

歸入例

歸者善辭也有易辭焉入者惡辭也有難辭焉爲易辭者而先見所善實歸于鄭是也爲易辭者而先見所善蔡季自陳歸于蔡是也已嘗爲諸侯南面稱孤矣出而復者則曰復歸復歸者其可復也衛侯衎曹伯襄是也其不可復雖復其位亦不言其復也衛侯朔衛侯鄭曹伯負芻是也（案劉敞春秋傳云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雖未絕歸而不言復已絕者也大夫位雖已絕入而不言復未絕者也與此文互相發明）自某者某爲之主也

在京師則先所歸（原註曹伯歸自京師）歸而名者皆在所諱也

以歸例

以歸者囚服者也國君去南面之位而囚服苟免是以賤之而名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還復例

師行使出其反也或曰還或曰復復者事未畢也言中道而復還者事已畢也反而至之辭事畢與未畢按文可見然而聖人別而異之者義將有所施也歸父受命而聘晉聘者既反聞君之喪必復命于殯乃可謂終事矣歸父聘而反聞君之喪至糧而奔于事爲未終當曰復自晉不得云還自晉也仲尼爲人之疑于歸父之未終事故曰還言歸父之家遣矣不可入入則殺殺則增君之惡其出也賢于入故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王句侵齊至穀而還未終事也仲尼慮人之不知義以士句

爲未終事也故加之終事之辭所以免賢者也言是乃實終事矣

卒葬例

諸侯卒名之正也惟天子不名也諸侯卒則赴赴則必及其名以書于策所以繼世序位也其不名者彼不以名來僭天子之尊故因其事以見其僭也徐使容駒弔于邾請視含邾人以爲易于雜禮有然矣世或疑臣不當赴君之名是不然古之人不諱也卒哭而後諱其交于鬼神則臣質君之名豈嫌赴于簡策哉春秋諸侯之不以道死者皆名也其不名故也若邾人之戕鄫子者

也所以起問者決是非也天子之葬公自行公自行當事也當事不書卿往會之非當也非當當書而卿以君命出境亦當書故兩書之大夫往會之又薄矣彌非常故一書而大夫或一命賤不得見經則但一書葬而已弒君賊未討則不書葬賊既討則書葬蓋必待討賊而後葬之也隱公不書葬比其葬時不聞討賊也極公書葬比其葬時魯人知殺彭生矣未逾年之王沒則書卒不成君也不稱王不二君也未逾年之君沒則書卒不成君也不書葬不二君也原註有子與無子同之○案此條亦有缺文攷劉敞春秋傳云諸侯曷爲或卒或不卒或葬或不葬卒自內錄葬自外錄也不卒非外也不葬非內也葬者臣子之事

也國滅不葬無臣子也君弒賊不討不葬亦無臣子也又桓十七年葬蔡桓侯傳云葬者稱公此其稱魯何稱公非禮也稱公非禮也稱魯者譏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譏之于天子者也又云莒不書葬其號恥也吳楚不書葬其號嫌也附錄于此

內女卒葬例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所以申人情也然而夫婦之道王教之本聖人所至慎其行淫其志僻雖欲中人情春秋不聽則奪其葬鄫季姬杞叔姬是也其行潔其志貞雖均之于葬春秋嘉之則載其謚宋共姬是也此所以正人倫之大統也內女嫁于諸侯則書其卒或未嘗嫁而亦書其卒何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曰許嫁矣許嫁矣則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然而葬于女氏也葬于女氏則尊未全尊未全故略其國而沒其葬也

世子例

春秋之書世子以著其正也故鄭忽稱世子蔡友稱世子衛荆聵稱世子是皆失位者也得罪者也春秋不以其失位而奪其號不以其得罪而削其名原其所以失者在所不當絕故存之也

大夫帥師例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戰于鞌四之何也原註據凡師但書元帥四軍非禮也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三之何也三軍非禮也季孫斯仲孫何忌侵衛兩之何也兩軍非禮也然則諸侯軍制奈何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贊元侯原註明諸侯之卿不得立軍行但教衛士衛士之數不足軍也曾次國也一軍多矣原註緣教衛之禮故一軍雖爲多然尚可也二軍非禮也原註經稱作三軍明未作三軍之時已有二軍然二軍亦非禮蓋在春秋前有之三軍僭也四軍悖也原註周禮大國三卿三軍然晉自武公始以一軍稱侯而獻公乃私立二軍魯作三軍而叔孫穆子稱魯不當有軍參此三者求春秋之義知周禮所言是後世增加穆子之說爲精○案是篇蓋據國語叔孫穆

子之說而謂不當有軍又據杜預左傳注而謂魯未作中軍之前止有二軍其實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郎大國三軍之說又魯頌公徒三萬鄭康成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魯之舊制非止二軍明矣況本書師行例一條亦有次國二軍語此以魯不當有軍之說爲據殆未詳攷

大夫奔例

春秋大夫之奔所與也在外則字之原註宋子是矣在內則微之原註季子不言奔所賢也則爲文以見其實歸父之至橐公孫壽之自鄭是也此兩人皆有罪不得不奔然而不以已之得罪而廢君臣之禮不怨天不尤人者也可以訓後世矣詳其地所以賢之也

大夫歸入例

入者以惡入也歸者以善歸也加復者其位已絕矣求自復者也記其位絕與未絕者大夫雖有故去國君不埽其宗廟也不翳其宗族也不收其田里也出入詔于國爵祿列于朝此之謂有禮君有禮矣然而臣猶敢行稱亂此臣之罪也如埽其宗廟翳其宗族收其田里則君實涼德矣是以按春秋之文而察之華亥向寧之罪大欒盈之罪小此所以見也元咺之奔晉其位亦絕矣故其反也曰復然咺非有甲兵之勢非有簒逼之謀也求歸而已矣故不得言復入也

殺大夫例

稱國殺而名大夫者罪累上也稱人殺而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衆殺之也（原註宋人殺其大夫）稱國而不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君殺之也（原註曹殺其大夫）稱人殺而不以大夫道者非其大夫也（原註晉人殺欒盈）稱君殺者世子母弟也非殺大夫而稱公子者稱人則爲有罪稱國則爲無罪（原註陳人殺其公子意恢亦皆世子母弟）

遂例

大夫無遂事諸言遂者皆生事也所以知大夫無遂事者設大夫出境君命兩事則必兩書之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所以謂大夫無遂事者凡遂事必因物造謀而非宿計也或遂而可或遂而不可春秋因其可而與之因其不可而刺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其地所以明在境外此遂而可者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台在境內而擅命此遂而不可者也

弗不例

弗者詭辭也不者直辭也

饗禮補亡

諸錦篹　錦字襄七號孚文又號草廬浙江繡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班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編修歷官左贊善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吳衡照　誠懸校

儀禮十七篇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饗禮亡矣其見於周禮春秋傳戴記者猶可考也今據周官賓客之聯事而比次之并取傳記中相發明者係注於其下以補亡竢說禮者取裁焉

饗禮大宰掌賓客之式幣帛之式好用之式

春秋傳昭五年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膳夫王賓客食則徹王之胖俎燕飲則爲獻主

春秋傳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餘見國語）

內饗掌劃享之事外饗共凡賓客之饗飧享人其大羹

鉶羹獸人共其死獸生獸入于腊人歛人共其魚之鱻

薨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

曰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漿皆使其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漿而奉之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八年王享禮命晉侯宥

凌人共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案傳昭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于是平用之

籩人共其薦籩羞籩

案禮器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與此異

醢人共醢五十罋醯人共醯五十罋

郊特牲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鹽人共其形鹽散鹽

春秋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
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
堪之

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坊記禮非祭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

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案燎地燭也束葦纏布以蜜塗之天子百公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
始也又春秋傳襄三十一年諸侯賓至甸設庭
燎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是

知門燎又甸人掌也又案郊特牲鄭註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寺人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內豎爲內人蹕牛人共其膳羞之牛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大饗尚腥修而已矣疏設大牢之饌先薦腥修于前注亦不饗味也

川衡共川澤虞共澤物之貢

案此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已見前鹽人下

囿人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共其果蓏舍人共其簠簋實之陳之春人共其食米饎人共其簠簋之實

案春秋傳羞嘉穀見前

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辨六宗之名物以待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共設匪席之禮饗食授祭饗人掌果事

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

雞人夜嘑旦以嘑百官司几筵掌凡席大饗射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

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典瑞掌祼圭有瓚以祼賓客璋邸射以造贈賓客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春秋傳僖二十二年楚子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案疏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上公極禮待之饗受皆非也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入則令奏王夏肆夏

春秋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鼗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鍾師奏燕樂笙師共鎮笙之樂鎛師鼓金奏之樂鞮鞻
掌蠻樂帥屬舞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典庸
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司干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仲尼燕居子曰禮有九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
獻酬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
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
興陳其鼎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
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句以雍徹句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
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
陽和而萬物得
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饗射掌其事量人制其
從獻脯燔之數大僕賓客正王之服位詔饗儀小臣饗
食如大僕之儀凡祭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贊儀
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士師諸侯爲賓帥其屬而躐于王宮訝士帥其屬而爲之躐職金饗諸侯共其金版

案鄭康成注帥躐兼饗食時而言

大行人掌大賓之儀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如諸子之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賓饗食如將幣之儀賓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大夫饗食如將幣之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饔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迎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掌訝前驅聚檮待事掌交通事

案鄭康成注繼主君賓主君也若饗食主君及

燕亦速焉賈氏公彥疏儐者報也報主君鴈儐聘禮賓無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若兩君有儐皆得速主君案春秋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闕西辟樂備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入鄭鄭伯將享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賜重可也鄭伯享宋公有加禮　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文三年公如晉晉侯享之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吾侯降辭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
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宣十六年晉侯使士
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
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
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十四
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武子曰古之爲享食

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八
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
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二十八
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
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　昭三年鄭

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子産乃具田備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饔餼獻飲食之等數王合諸侯
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
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
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
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有二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
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九十雙殷膳大
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七十雙殷膳大
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
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
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
皆修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
八壺三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
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曰七十雙殷膳
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
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
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

飧牢壹問以修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倍禾皆陳乘禽曰五十雙壹饔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胾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案此條不專言饔備載之

春秋傳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成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貺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子反相至登金奏作驚而走出賓曰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先吳壽夢之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鄭伯享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固予之乃受三邑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匏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家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勞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春秋傳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饗者無饗禮

注士介無饗禮

案嚴陵方氏慤曰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祫祭先王三也天子饗元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司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腥修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大約饗禮以天子饗諸侯爲正詩小雅彤弓覲禮同姓大國伯父異姓伯舅同姓

小邦叔父異姓叔舅饗禮乃歸是也若大夫而
饗君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其後以漸而凌替矣

補饗禮

饗禮補亡序

儀禮自漢無全書傳世者篇惟十七河間獻王得古經
于淹中合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世傳者無異雖經獻
上而未立于學官學者不能舉其目其多寡止此數與
否不可得而知也當日諸經出自煨燼之餘並多殘缺
尚書止行今文二十九篇周禮缺冬官及小司馬等古
禮文三百餘篇者准大戴記目止存八十五以此推

之儀禮其散佚固已多矣觀其中所載不過儀文度數
之末而自昔重之不與傳記伍至朱子則尤重之嘗疏
請立以爲經而未蒙報可暮年猶拳拳不釋作經傳通
解未及告成而卒然則竟縫之士又安得以殘編斷簡
而忽視之耶元臨川草廬吳氏毅然繼朱子之志作纂
言及考注病其亡失者多爲補經八篇補傳十又五篇
其餘悉付諸記本末畧已粗完獨于饗禮文未有所特
著推其意蓋緣第八第十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
故可以相通而畧之也雖然饗之爲禮也大其事非一
端有祭帝祫祭之大享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凡亭賓客之各異非一聘之所能詮也使不自爲一篇非惟不可考者無從而知即有可考者亦無所藉而得察其全斯亦前賢未竟之緒也秀水宮贊諸草廬先生素諳三禮之學慨然有感于斯乃類萃其可考者獨成一帙以補饗禮之亡取材于周官及春秋內外傳大小戴記之所有聯事屬詞羣分類聚一展卷而纍若列眉雖不可考者亦得因是而例推焉謂非稽古之一大快歟獨念士人窮經事已不易更進而補經之芒其難殆且數倍冬官之缺昔人補以考工未嘗不善而議者猶訾其不類賡以後出之簡策其文雖高古究不足以續

經也故自宋以來諸儒擬補紛紛終不得歸畫一補亡顧可易言哉今茲所纂一以周禮爲宗周禮固三禮之綱領也朱子稱爲運用天理之書其爲古經明甚以經代經孰得而議之至其分注之傳記皆各有源本足徵非雜就附會之比也體式天然不煩強造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于是乎在豈徒爲好學多聞之助其于聖代禮教文治之休明鼓吹潤色自必有所得當矣余以舊史且忝爲同人故樂從而綴言于末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仲冬日南至白山洙蘭泰庸伯序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蒙古　常　英　芝岩校

經部別解類

魯齋述得

丁　傳篹 傳字希曾號魯齋浙江錢塘人諸生

朔南暨解

禹貢朔南暨之暨當采許愼說文暨字解作注義始確實此朔南卽素問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之處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其外則日躔所不到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

立者也故篆文崑崙邱之丌字象兩人相背謂日在其南人各于地之形南北之丌字象兩人相背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之形此立于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又名日南郡故人皆向北開戶猶崑崙邱人向南而立皆背極以向日此立于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限于浩渺之海西限于遷徙之沙至朔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涼異常居人鮮少故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說文日頗見之頗讀讀如易无平不陂書無偏無陂之陂兩陂字古皆作頗偏側也

言此處日不當頂人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从既而曰既而幡然改之既有輾轉反側之意故訓日頗見又如月既望之既既望者月與日對猶牽牛織女跧常相望而皆在側也亦从旦則日初出地平之象日出地平在人東側暨字合既與旦以成文故說文解字曰日頗見再徵之外典佛言須彌山日月繞其腹此即朔方日頗見之處以推南方南亦猶是矣朔也南也不過是方名禮內則所謂教小兒方名記數者此耳空洞渺茫非有實際可說焉得不以暨爲日頗見之有其地者而與東漸西被之有其地者爲唐虞聲教之疆域乎益貢賦限

于九州而聲教則無遠不屆者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室且然況唐虞之際乎此又朔南暨之可旁證者又周髀算經云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朝耕暮穫以半年爲朝暮此其地歟利瑪竇坤輿萬國圖云赤道以北八十五度爲地之極北者半年無日以魚油點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赤道以南自六十度三十分至九十度一帶天下立表每晝間日影周圍常到然則日之橫繞頗見者不煩言而喻矣唐書載骨利幹貢使云彼國煮一羊胛裁熟而日又出矣則知此國亦在日頗見之處者李唐且來享來王而陶唐寧無革面革心乎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豈虛語哉

曾南豐跋安鄉郡卧禪師碑銘引禹貢云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乃以下句二字屬上句讀不無割裂經文南豐之文詞嚴理正爲紫陽所服膺而因暨字難通改讀經文宜九峯先生之以及釋暨矣逮元時朱子由尚書句解亦以聲教屬上句讀暨字之義不得說文不幾同古文尚書之欲求之日本哉許氏之有功乎經學也不少辛亥重陽魯叁丁傳再識

堯典之幽都言日光不到皆幽陰所聚都者緒也即禹貢之朔暨也南交即南暨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賓服注云舉凡光天下之地隋唐志不詳注者姓名元何狄云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證拔以幽都爲光天眞無證矣吃公子極言帝堯疆宇即命羲和語爲朔南暨注脚眞是鐵版注脚惜其以賓餞作漸被不無混雜暨字本義韓曰說難不其然哉尤

月十日傳再識

夏璉商瑚周簋簠名義圖攷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杜預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孔穎達疏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衛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傳曰論語子貢問器子曰瑚璉也朱子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紫陽殆因左氏傳有仲尼曰胡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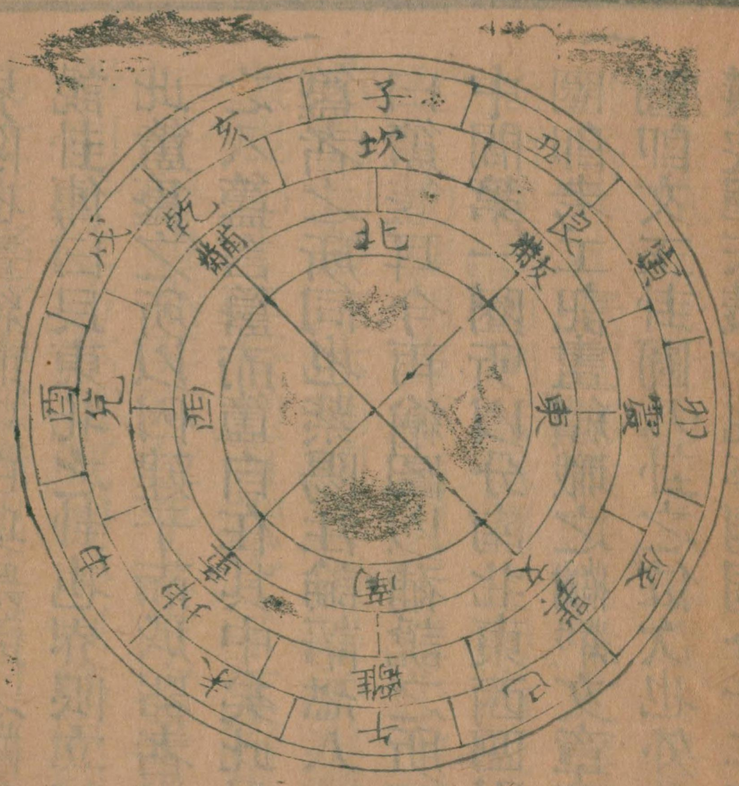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事一語胡在先簋在後與聖門所記論語瑚璉也亦
瑚在先璉在後依夏商周三代之先後而次之應得
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也或又因漢魏晉諸儒
解左傳者皆夏曰瑚解論語者亦皆夏曰瑚商曰璉
之故矣譬之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其勢使然
者矣然而此疑案也千古無發之者惟唐孔祭酒發
之以爲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然而孔祭酒無所
聞明終是疑案而未定傳學疎識淺安能斷乎竊以
爲三代聖王制器不同必有所以不同之故向聞凡
受命爲天子者必爲之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三者

參相爲之者也而最重莫如正朔瑚璉簠簋之制大
抵本乎正朔之改而異其器者乎由是推之夏之所
建者寅也一歲十二月寅爲正月一日十二時寅爲
破曉雞鳴時也昌谷詩曰雄雞一聲天下白是矣春
秋說題詞曰雞爲積陽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按一
歲之寅三月之陽春陽也不比夏之驕陽一日之寅
旭日之陽不比日卓午之陽皆陽之小者也而其爲
雞亦當小雞矣爾雅釋畜曰雞大者蜀子雞未成
雞曰僆釋文作連然則夏正建寅而制器謂之瑚璉
者取象于陽之未大也其猶未成雞之僆也審矣故

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推之商所建者丑也丑于十二辰之次位于北方之末北陰方也末則陰老矣丑之神爲牛牛老則胡垂許氏說文曰胡牛頷垂也然則商因建丑而制器器謂之瑚者職此之故左氏且不從玉而作胡豈亦有見于丑牛垂胡之義者歟故明堂位曰殷之六瑚周正則建子矣建子之爲簠簋何義也曰十二辰通可謂之子天官書律歷志所謂十二子是也然非正位乎北方之子也周正建子而制器則子之方不可無界限以爲區別簠簋二器者爲方之北者之界限者也其名曰簠者象黼也西北之

界限也畫繢職曰白與黑謂之黼名曰簠者象艮也說卦傳曰艮東北之卦也界限立而建子之義明矣此簠簋之所以因建子而成器者也故明堂位曰周之八簋言簋而簠自在其中矣此易詩三禮凡祗稱簋者之所同也紫陽注論語恐人不識此例始稱周曰簠簋耳今再繪圖以補說之所不能說如左圖圖中間第一圈所以分南北東西四界限也外此第二圈卽考工記畫繢職之黼黻文章四維也外此第三圈卽文王卦圖八卦之位次也外此第四圈爲靈臺儀象渾天儀之地平圈周分十二辰方位今古鎮定



不移之方位也方位定則東方之寅知爲陽之少而象雞者之所以名璉矣北方之丑知爲陰之老而象牛者之所以名瑚矣黼位西北維黻位東北則知正

位乎兩維之間者卽周人所建之子也而黼以爲簠良以爲簋矣此圖也三代制器之義盡在斯乎若夫少陽爲健老陰爲胡非一人之私言也此猶陰陽式法論卦氣之盛衰鄭康成易傳中孚豚魚吉正義云三辰在亥稱豕爻失其正從小稱豚四辰在丑爲鼈蟹爻得其正從大爲魚解禮月令介蟲爲妖者有然矣解詩小雅無羊者有然矣又如星禽衍之昴日雞老而爲畢月烏牛金牛少則爲斗木獬此皆由陰陽老少之變也故梁令瓚摹唐人列宿眞形陶弘景述雲笈旦暮幻化皆信其有理可憑耳然則寅初之爲

健丑末之爲胡者夫何疑至簠簋之量容可證者陸德明曰一斗二升此則天數之十二也簠簋之形模可證者毛萇曰簠外方而內圓簋外圓內方此表天道之左旋矣方以象陰圓以象陽或內或外以象入陰而出陽更足證簠簋雖分列東西實卽子之一陽初動者所循環也誠審乎三代制器命名之義豈不足以知三代之由改正朔而爲之者歟且卽禮以證禮明堂位三代之灌尊亦可旁證者如夏以雞夷雞稱夷俟之夷未能奮飛之雞也亦健也殷以斝斝讀服軛駕牛之駕全牛矣周以黃目沈括云龜目色黃

然則北方元武也目生兩旁猶簠之黼簋之艮分左右然矣明堂位三代之爵夏以琖側眼反从淺深之淺猶東方之寅得陽氣尚淺也殷以斝此斝當讀如五霸假之之假卽左傳之斝耳郊特牲之斝角牛之一體也言假借以當全牛也胡爲牛之一體亦然矣周以爵與雀通瓦爵也以堂簷爲窠巢人君負扆而立而爵在簷前子位之左艮右黼有然矣此亦三代之器也皆本建寅建丑建子而制者也卽禮以徵禮非無徵之說矣予故求端于三代正朔之不同而考訂乎三代制器之異尚各有實義各有朝代而萬不

容齋者也

繆篆解

王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古文別而爲六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傳案繆篆之名與孔壁秦斯奇字佐書及鳥書並列是於五體之外另成一體之篆文矣然求之兩漢古銅印章其爲篆皆平易近人豪無繆意解之者曰繆者綢繆也如後世九疊文之類矣然此是漢世王莽所定不當引後世事作據予家向藏光祿顧氏集古印譜全部又得天一閣范氏集古印譜全部二譜搜羅兩漢金玉之印皆自秦以及宋元諸官私印各三千餘方亦可謂極古今篆體之大備矣然九疊文無一焉則知繆篆自有繆篆之體勢惜乎其罕有徵引而難明耳近讀東觀漢紀而喜繆篆之實得證據焉紀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鄉成皐令皐字爲白下羊丞印皿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不知此卽甄豐所謂繆篆摹印也所以杜絕天下奸

人之僞刻官印之良法也凡奸人欲僞刻官印但知依
尋常日用之篆使人易曉卽知當作繆篆而篆之所以
繆非目見不能摹仿者也蓋其中如伏字之犬外鄉皐
字之令丞尉各各不同皆出不意皆非奸人所得見之
文雖欲摹之而不得摹者也此如上方製作其法甚祕
祕府別有印證亦如兵符之暗合非外人之所得知是
以甄豐于諸篆之外另立一篆謂之繆篆蓋其慮患也
深絶弊也巧令天下有不可窺測之意如馬援所引奏
諸印當卽王莽居攝時之所鑄而天下之印爲繆篆者
多矣應不止此惜乎馬援不曉用印之妙術但知同文

之治將天下郡國印章盡行改從正文使用印取信之
微旨銷沈抵毀而中絶竟不迓哉五代時朱泚遣將韓
旻領兵三千趨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
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
姚令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煌
遽而回按此以倒用而代繆篆得成功者也事雖異而
意同附記焉董洵號小泖山陰人著多野亭印說載官
印護軍印章漢三老印信六面印劉昌印信其文俱從
左至右又載古印有反者如關外侯印外字陽平亭侯
平字故成平侯私印之故成侯三字讎遂之印之讎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二字王匽二字印之一反一不反等樣皆是繆篆之遺法也卽謂王莽居攝時所鑄之印可也又集古印譜所收秦印甚夥印方不踰五分皆朱文不可識凡右一字六槩相同字之體類長字而非長其形狀頗與今人采柏子鐵鉤子相類予疑此必另有篆文與此作闢闔者如書契然藏之祕府者也此卽繆篆之先聲歟蓋篆不繆不足以杜絕奸人之窺測篆不繆不足以聳動郡國之深信篆之繆爲用甚神然尤有進焉者久則須變耳許叔重云秦人變壞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施于簡冊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蟲書施于旛信五曰摹印施于印璽六曰署書施于門題七曰殳書施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按秦時之八體與王莽之六書大槩相類其中施于印璽者曰摹印又與繆篆之稱摹印相扶同則所謂摹印者絕人揣摹之謂非臨仿之謂矣此又甄豐繆篆之先聲也歟

顧南原隸辨所輯之字多破體而覈以六書無一可說此等尚是甄豐繆篆之餘習也隸辨皆采于漢碑由書丹者不知繆篆僅可施于印璽不當施于碑刻也其于趙相雍勸闕碑成皐令之皐字與馬援白下羊者同范鎮碑綜罣陶之罣與馬援皿下羊者小變

顏氏家訓云皐分澤外世俗書也韓敕碑陰河南成
皐亦皿下羊之小變又孔霆碑泣踰皐魚作白下羊
又校官碑額之囘宀下㠯作一筆書羊竇道碑到囘
六日㠯向左凡此皆在新莽以後可無顧忌而散入
諸種石刻耳此予跋隸辨者采出附焉亦便參訂魯
齋又書

[illegible]

藝海珠塵

史部史評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塘　陸　言　有章校

唐史論斷　卷上

孫甫篹　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同學究出身爲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歷官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藏祕閣有文集七卷

自序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

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

數處前後屢出此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皐陶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據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

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
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
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
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實有
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
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久或不能守
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
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
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
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雖商不

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
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
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
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
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
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
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
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
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

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竣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書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人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所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之上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乎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宋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咸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之讒而殺之寇當將相之任恣而無謀屢爲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寇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皆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問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慶倹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我人反言與已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止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焉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

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皇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荅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蒞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莫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公則事無不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荅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直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失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聞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

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舉賢

論曰封倫眞奸人太宗眞能照鑑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眞奸人也蓋奸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奸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奸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奸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鑑奸人之情者也國有奸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貞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又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爲大臣者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苟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奸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之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貞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邊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羣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

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避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奸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

而不言凡此之類皆所謂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奸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爲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領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荅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

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貞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奸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簒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簒其賢又可知也即貞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貞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荅曰貞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奸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貞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温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宮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服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奪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安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戶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右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

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止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飬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見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歸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勳臣首方以老病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遠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太宗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貶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眞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二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

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令動爲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貞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其後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紿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

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過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爲之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修矣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奸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尚倫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貞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修逸明任人平

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眞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以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强有其地一强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怨懼俟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尚以爲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愼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貞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怠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

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牓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詠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大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奸人從而譖搆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貞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眞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奸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竊恩競爲聲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君矣則貞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奸黨天寶中楊貴妃專竊於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奸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貞觀爲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卽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亦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節勣雖高勳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大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爲二品侍中中書令爲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令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其事曰李

勳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至下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搆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奸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狥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過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

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寧顧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元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而行之唐武德貞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長孫無忌黜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盪遷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臺正欲快讎者之意使元舅以動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說漏露致惟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中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搆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尙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殛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猶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晝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名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治與古同謚文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爲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嗚呼天子狥后之欲僭大其稱濶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商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致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威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埒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殁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則臣下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怒則國事濟矣李敬玄立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敢辱此時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狥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迹其本未自取之也武后簒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屠士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首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既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撫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僖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改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爲相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稱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已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已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其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頗褻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元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是廢之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天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慶之安可誰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殫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

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直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奸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CL.
NO. 35640

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平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歟卒至兇婦逆女結邪謀而不得正其終由以至愚自貽其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